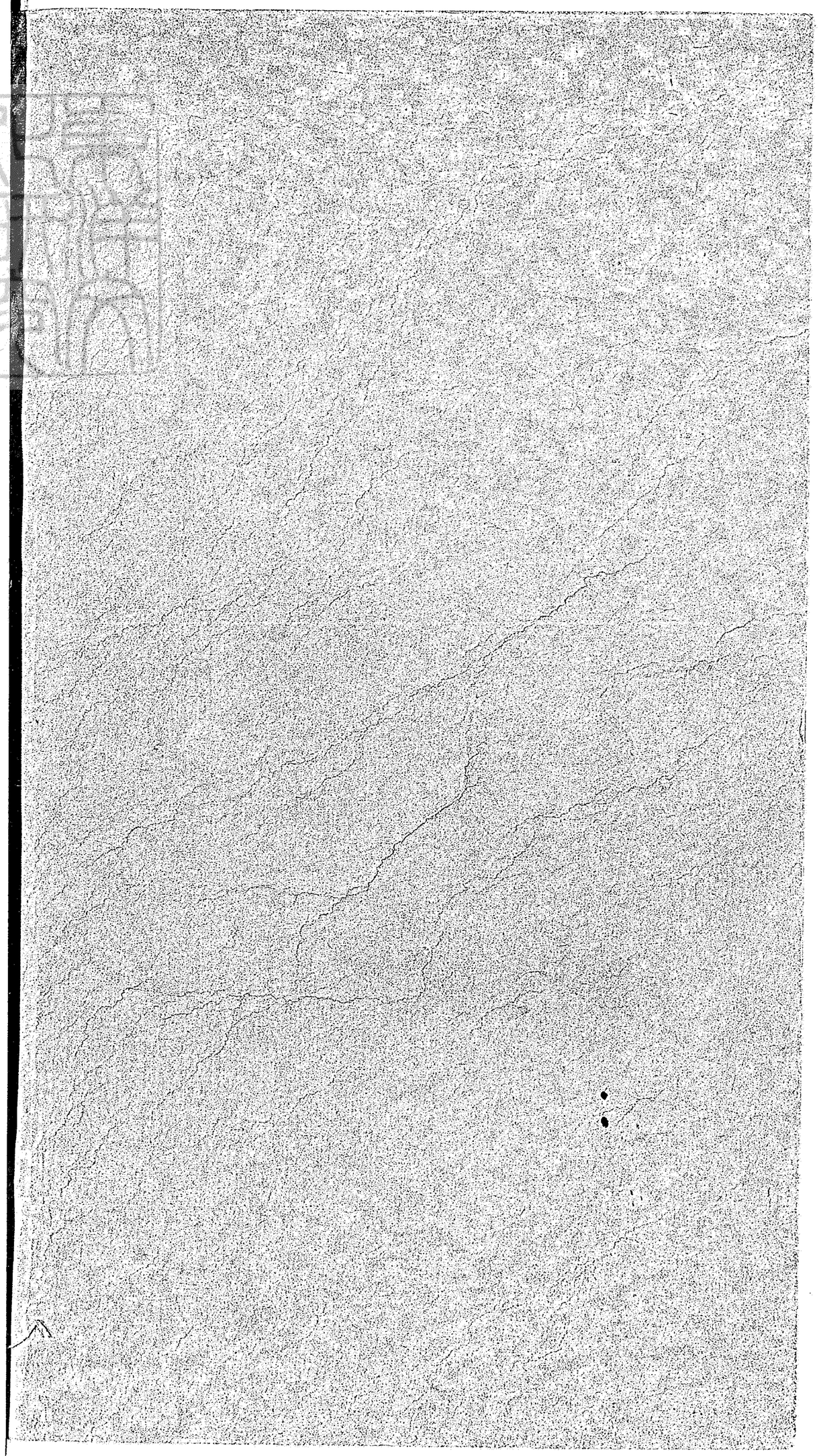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五三

No. 169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圖書之印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書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兵制門

三國養兵

三國養兵

漢末喪亂州牧如劉虞劉焉劉表各守分界坐視成敗者惟藉勸課農桑以自保其或交兵以爭霸者惟藉屯田以足食不然則為二袁取給於桑椹蒲盈而已是故孔明始以乏粮退師終也屯田渭濱為久駐之資不獨孔明為然也吳陸遜先嘗為海昌屯田都尉（見本傳）其後以所在穀少表令諸將增廣田畝吳主父子遂受田與衆均其勞逸又其後也（正始）二年吳主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士鑿句容道至通會市作邸閣為積穀之所又呂蒙傳云蒙及甘寧嘗拔皖城遂賜蒙以尋陽屯田六百戸天

孔明屯田於之粮之後嘗不籍此以為養兵之助也趙充國屯田金城乃獨為後世法或者未詳其故耶神爵元年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賜書報可往來凡七日也既破先零之衆復受罕开之降乃奏留屯積穀以待其斃自是奏報集議至于再三計得可報乃是年十月之交也是月也非田作時矣明年之春方計口賦田布江入種甫夏五月即請罷兵上可其奏振旅而還是所耕之田猶未及耕種也尚何積穀之有哉向也奏請屯田如是之篤今也未及積穀即已凱旋何先後之自戾耶意者先零方強宜留屯以待其斃先零敗亡所有無幾宜罷兵以息民也然是時降羌凡三萬五千餘人上方置屬國於金城以處之而不分其黨此非策者也充國明不留屯為之措畫循用武帝散處降人於邊郡之策耶昔者充國之言曰湟中之穀止糴四十萬斛遂致羌人反叛今也留屯積穀維其時矣慮不及此而速於振旅方欲面陳利害為發入羌是不過曰致人之術在於先聲後實而已及置屬國充國止謂羌湯使酒不足任此責耳不知是後降羌復反至于東漢其反益甚遂至有棄涼州之議（永平中）豈特為羌湯使酒而然耶東漢段紀明上疏曰先零作難充國徙令居以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聚終叛至今為梗是知宣帝光武君臣每事過於武帝獨是一節所不及也

漢承井田既廢之餘養兵之具有司農倉（升五穀盡在郡國）即今所謂秋苗稅也有筭賦錢（百二十）供士馬車徒之費即今所謂調也（六十三文入司農五十七文入郡國）卒更之不從者出平價即今所謂庸也（庸錢悉在州郡）有屯田有平糴（宣帝時景壽昌奏請三輔穀省關東漕又奏邊郡築倉糴穀名曰常平倉即充國所言者）有鹽鐵官（武帝輸之京師光武書歸郡國）水官（漁利）工官（百工稅）酒酤之利所以田稅獨少矣

三國用兵始末

和帝而下凡八世毋后外氏利於立幼主以自專故宦官權倖亦得誅鋤外氏以為己功此禍亂之原也（鄭衆誅竇憲王聖陷鄧騭孫程立順帝單超元侯誅梁冀曹節誅竇武張讓誅何進）少帝即位（後為董卓所廢）何后臨朝何進欲復宦官之仇而反召外兵（進已為張讓所殺）董卓來而更立獻帝生方十年曹氏得挾之以令諸侯天下三分漢遂以亡禍亂之極也于斯時也南北單于東西羌黃巾諸盜十去

八九矣內則董卓王允李傕自相屠戮外則牧守諸侯爭為雄長為曹氏者曰吾欲輔漢軍者也為孫氏者曰吾求殺漢賊者也為劉氏者曰吾興復漢祚者也於是操終身不敢篡漢而其子方得之備權必待山陽禪魏而後自帝自王此三國所以能鼎峙之勢（建安二十五年也）若夫劉焉（益州牧）劉虞（涼州牧）劉表（荊州牧）坐觀成敗二袁（袁術自稱天子袁紹自稱大將軍）呂布公孫瓚安自尊大無不以興漢為名者隨即消泯是則三國託公以行其私者即詐力之雄也曹氏詐力兼之故先得奇貨（謂漢獻也事見建安元年）孫氏詐力次於曹故保有江南（建安六年權襲策位）惟劉元德有用智之志而無其資故得蜀最晚自曹操起兵之初（討董卓即建炎元年）元德方為平原公孫紹存相又領徐州牧（代陶謙）既降呂布而復歸曹公既歸袁紹而復依劉表在荊州驚日月之逝乃訪諸葛亮於隆中又二年而始得益州自初至是十九年矣十九年之中曹公首得荀彧次得荀攸賈詡郭嘉之徒孫氏父子亦有張昭周瑜魯肅輩元德之所恃者惟關張鬬將耳自得孔明始於棋枰之一隅旋成活計復欲謀人非詐力何從而得之惜乎得孔明之晚也孔明王佐才也規取劉璋未免數計是特可以兼弱攻昧為之辭耳其欲與吳為援者孔明之正也元德既背借荊之德復懷吞吳之志雖與孔明情猶魚水[illegible]志未免乎異趣先主殂而孔明始得行其志抑又太晚矣故自顧廬以來二十一年吳蜀方有合從之勢亮出兵攻祁山駐漢中權破曹休于夾石不數年而亮卒年七得非天乎然則三國之君皆以詐力為用兵之法惟孔明未可以是而例論耳（孫權以妹妻先主又以荊州借之非惟孔明欲與吳為援而吳亦欲與蜀為援也惟周瑜有吞蜀之志君臣各自異趣所以不能併魏也瑜死先主殂孔明孫公方合從而亮卒者天也然則孫公雖詐力猶有可取者）

三國用將

三國用兵雖以詐力而其用人則有間矣凡漢末不幸失身於曹氏者亦皆羈紲於其詐力之中而不能自為去留禰衡孔融乃欲以氣凌之以義正之固宜其不免彼有大功於操如二荀者亦且一死一生其餘庸陋者姑從豢養以苟活耳若劉先主則不然非特視關張猶父子孔明猶魚水也其於許靖法正輩亦皆遇之以誠惜其用兵之蹤不及用

人之篤而已至於孫公猶有足為今日言者吳之人才孰有過於周瑜者始為春穀長終於南郡太守亞瑜之才者魯肅也始為賛軍太尉終於漢昌太守代肅之任者呂蒙也蒙嘗為廣德尋陽令又為廬江漢昌南郡守繼蒙之後者陸遜也遜嘗領海昌縣事歷宜都零陵江夏南郡守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徐勝潘璋朱然朱桓賀齊淩統全琮呂範皆智足以御衆勇足以郤敵未有不為守令之職者初未聞有徒勞州縣之嘆也方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振旅過武昌孫公賜以上珍復令還鎮賀齊平丹陽吳歙之寇被命詣在所作樂舞象以寵之復令還鎮是則孫公之用人亦必有道矣三國惟吳獨後亡使孫皓能循故轍不忽陸抗守西門之策猶未易量也（蜀丞相亮吳太傅恪皆主兵周瑜呂蒙陸遜皆為大督其為將軍者有征北征西之號皆臨事加之吳初不過一守臣爾凡三國職兵各更不必辯）

同前

三國之君所以待其臣者如此為之臣者盍亦思所以去就之義矣漸賓託身非他或若顧以良平目之識者謂其先見猶未及許劭之月評是安足以語良平去就之義諸葛孔明周公瑾皆一世英傑其不事魏明矣劉表近在荊州二子曾不肯顧亦置之不足語之域也孔明欲與吳為援而公瑾乃勸權留備二子志度不無等級使其協謀同力常如赤壁一戰雖百曹氏其如吳蜀何雖然二子之才皆未容輕訾也先漢知兵韓彭衛霍輩大畧皆武夫惟張良從容文義而又未嘗獨將晁錯談兵鋒起遇變輙欲居守劇至賣辭韋康言及兵事則漠然無對東都自光武身兼幾畧而寇鄧祭遵亦文武兩具三國以來其君或橫槊賦詩或觀書俱曉大義其臣或優游談笑於赤壁淝水之戰或輕裘緩帶射不穿札而收平吳之功類皆臨危不懾遭變不迫其視後世憂常失措者相去當幾倍耶豈五行英氣散於天下人才秀發固應若此又何昔之多而今之寡耶抑豈未有以振之必臨事而後見耶愚蓋未知其說也

赤壁逆戰（附淝水）

孫公謂周瑜曰卿與子敬（魯肅）程公（名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為卿後援避

逅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瑜等遂將兵與劉備併力逆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操兵大敗是役也可以為東南守禦之法蓋長淮大江其阻非一晉之入吳吳城望風而奔降驚北来諸將之飛渡由吳主不能用而孫公則未嘗一日不然也孔明屯田於邊郡而吳之潯陽今江州也海昌今鹽官也是內外郡莫不皆然也又不獨吳主為然也赤壁之後曹公明年自渦入淮軍合淝開芍陂屯田其後又使朱光屯田廬江皖城不徒惟是自中平以来曹公以棗祗為都尉以任峻為典農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粮運之勞是則曹公屯田乃在於破黃巾定許之時蓋不在乎三國鼎峙之後也是時州郡例置田官亦不止芍陂皖城許下而已也然則孔明何獨知之晚耶蓋先主與孔明相遇於十九年之後既得蜀復北非魏東非吳南平西南夷根本粗立然後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非固為是巧思不即屯田也蜀之境土狹於吳魏斜谷箕谷單徑千里非屯田之所也必屯渭濱而後志獲伸耳

晉兵

西晉合離始末

晉之所以能禪魏者由世執魏柄而其所以能吞吳蜀者由晉之君遠過劉禪之庸孫皓之暴也是故三國交攻時猶六國然外夷安得而進及三國併而為晉亦猶六國盡入于秦於是天子復與四夷為鄰矣秦人猶知築長城以限胡籍積威以震殊俗晉武則覊羗胡於內地（拓拔祿官劉開父子石勒慕容廆等已在焉郭欽請徙內郡雜胡於邊地江統亦作徙戎論帝皆不聽）撤州郡之兵備（陶璜山濤諫皆不聽）秦人猶知以詐力并兼天下故罷侯而置守晉武不度其所以取魏者何道而妄欲封建諸王東宮不立賢而立愚騃（不立齊王攸立惠帝）子妃不擇善裔（衛瓘女）而擇昏荒之女（賈充之女賈后也）身死未幾蕭墻變起無一日寧骨肉相殘幾無遺類其亂又甚於秦都之季矣公卿大夫養恬怙侈賢士名流清談相尚牧伯無孫曹之智宗盟無元德之志夷狄亂華天下遂分為南北者三百年由元氣耗極而外邪之所感者深也吁羊祜進平吳之策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吾以是知祜之先見不如濤秦兼六國

隋混南北適爲漢唐馳除而晉并三國乃爲夷狄之地相去特唯阿爾然晉氏中興江左尚百餘年秦隋之祚皆不過二世吾以是知柔弱猶勝於強暴也然則南北朝弱固不能以勝強而強亦不能以吞弱者大畧皆然歟

東晉與五胡不能相統一

（祖逖雍丘　褚裒彭城　桓溫灞水　謝元淝水　劉裕關中）

西晉一再傳（五十年間）而中土淪胥由不能齊其家以治國故雖有混一之名而無平天下之實也然不以苛政濫刑得罪於臣民故一時忠臣悲其君之降辱相繼殺身以成名一時義士閔其國之傾覆相與糾合以興復也元帝植根江表單獨甚矣王道輩翼而振之亦足以成中興之功自是以來更十一世（明成康穆哀海西簡文孝武安恭）傳百餘年其君類多中幼孱弱其臣類多英毅奮發此東晉雖不能復中原而五胡所以亦不能吞晉也祖逖雍丘之役（元帝之四年）黃河以南盡爲晉土然未即推鋒越河者內則有王劉之難外則有石勒張賓與之爲敵也逖應妖星之次年勒亦發天奪張賓之歎此則王辱蘇峻祖約相繼內向狄則二趙相攻凡六年而後定誠無暇於交兵矣（自逖死祖約退壽春郗鑒退廣陵王敦退保盱眙劉遐退保泗口於是司豫徐兗之地復入于後趙以淮爲竟矣陶侃庾亮庾翼輩雖有志於中原而未嘗大舉北伐石勒死石虎殺其子而自立是年侃亦卒咸康五年亮欲北伐以蔡謨議而止石虎卒時翼卒已五年矣）褚裒彭城之役（穆帝永和五年也）蓋乘石鑒石遵之鬭而欲收漁人之功也奈何穆帝幼沖（時年七歲）母后臨朝裒以后父之尊而無御衆之才桓溫殷浩交相爲仇（會稽王昱引浩以抗溫）而裒居其間曾無調護之方一敗塗地（裒敗於代陂慙恨而卒）固其宜也方裒之北伐也蔡謨獨以爲不可未幾而有代陂之敗裒退之次年殷浩再舉北伐王羲之獨以爲不可未幾亦有山桑之敗人皆以二子爲知言而不知桓溫之才非二子之所能料也溫之伐秦也直抵灞上而其伐燕也進據洛陽（永和七年伐秦九年伐燕）是舉也中原可復矣其如溫有不臣之心何方溫之至灞上也咫尺長安而不度灞水王景畧得以窺其量矣溫之據洛陽也枋頭之敗隨輒失之此苻堅所以蔑視晉室人才而銳於一來也曾不知謝安石昔嘗從容談笑阻桓溫不臣之心今也圍棋賭墅坐郤秦師固有餘矣淝水之役不戰而敗與曹公赤壁之戰同不二三年三謝繼殂亦

與周瑜魯肅之早世也同一轍其何以復中原哉符秦自淝水之敗其國裂為八九更相攻伐生民塗炭者二十三年（姚萇據長安為後秦乞伏國仁據枹罕為西秦慕容垂據鄴為後燕呂光據姑臧為後凉又其後也李暠据武關為西凉禿髮烏孤據廉川為南凉沮渠蒙遜據張掖為北凉慕容德據滑臺為南燕馮跋據和川為北燕赫連勃勃據朔方為夏劉宋高祖受晉禪諸國盡入于元魏）東晉自淝水之勝未及三年三謝既歿孝武引沙門居内殿委政于琅琊王道子安帝即位道子猶存桓元舉兵内向而孫恩盧循之妖賊相繼竊發晉無寧息之日亦二十餘年劉裕奮自草萊内平寇亂外伐燕秦燕超折北秦泓面縛中原已在掌握徒以劉穆之之死而反旆以圖晉者所伏無良平之智也愚嘗謂南北強弱變故相當所以不能相統一惟劉裕關中之役為可惜次則止温灞上之功而已使桓劉能為威文尊周之舉則不失齊晉之封晉氏能使之自取中原且自為守則晉祚其有興矣惜哉

宋齊與元魏不能相統（到彥之河南滑臺蟠峽之後蕭衍義陽並附）

東晉中興以後大畧君弱於臣而五胡亦自相吞噬宋齊之初興也大畧臣劣於君而元魏諸君亦足相當天分南北豈偶然哉宋高祖自[illegible]中返旆之後不四年而受晉禪是時北方諸國亦併入于元魏十且八九矣（惟赫連夏未即服）文帝承高祖之業元嘉之政獨冠江左魏大武席元明之烈神䴥之政亦有足稱方到彥之以庸劣之才而規復河南乃與夏人有中分河北之約崔浩以為逆雛不能俱飛彥之泝河而魏斂戍避之俟河氷復合乃更取之皆不逃魏君臣之所料（蕭之海長人聲後兩不祖役鄧安領等濟可而南杜驥失守於金墉尹冲死辱於虎牢竺靈秀敗張於湖陸朱脩之見執於滑臺彥之走而檀道濟亦唱籌量沙而僅免）自是以來宋魏不大舉者二十年迨夫王元謨以大言而起文帝封狼居胥之意於是柳元景薛安都趨崤陝而元謨攻滑臺魏大武亦來揚州相與易地此登石頭而望方歎無檀道濟之才彼自瓜步北歸亦已惜崔浩之死又其後也彼有宗愛之逆（元嘉二十九年也）此有子劭之禍（三十年也）何強弱變故適相契耶（宋孝武[illegible]酗前廢帝[illegible]蒼梧昏暴順帝即禪位于蕭道成）自時厥後南北不相攻伐者四十餘年（自王元謨攻滑臺之後止齊建武二年蕭衍義陽之役通計四十四年）由此之君多昏庸而彼之主多早世也（魏文成年二十六獻文年二十三為馮后所弒）蕭齊高祖逆取順守與魏通好魏文則夷狄之俗脩帝王之制亦初無并齊之心（自魏邢巒北歸始謀伐齊）義

陽之役實齊明帝建武二年也此則猜忌而盡戮高武子孫彼則舍代遷洛亦將有穆泰陸叡之變（並誅建武三年）彼有王肅劉昶為之謀主而此亦有蕭衍間道以解義陽之圍又二年（建武四年）魏主南来迭有勝負（此則房伯玉劉思忌蕭衍等皆退敗彼則王肅舍義陽而救渦陽之急）未幾齊適有喪（明帝崩）而魏亦有穀塘之變（魏主北還死於此）自是齊東昏愚而狂暴魏孝宣弱而信讒以彼料此亦足相當此其所以不能相統一也

梁陳與魏不能相統一

（梁蕭宏洛口韋叡鍾離陳慶之洛陽吳明徹淮南彭城）

梁武帝自解義陽之圍止四年而轉齊為梁嘗觀帝在位四十八年而魏之所更者七主孝宣懦弱孝明幼冲（為胡后所弒）孝莊惡終（為爾朱所害）孝武見逼（為高歡所逼）魏於是分為東西矣（高氏宇文氏僭其位）彼更七主此止一君此豈不善於彼哉然蕭寶寅帝胄（齊明帝之子）也助魏而寇梁猶可也蕭綜帝子也亦叛梁而入于魏蕭正德近親也既入魏而後歸于梁太子統以巫蠱而早世劭陵王綸以愚騃而犯上武帝之臣子如此皆其任討數之叛也果何以過於魏哉彼受寶寅則終亂關中（是時魏之元法僧元顥元悅元彧元慶和亦[illegible]叛而入于梁）此受侯景則貽禍臺城彼任盧昶輩則此任朱异彼崇佛法（肅宗胡后）則此亦捨身即彼驗此無一不同梁止一君亦何異於魏之七主哉

是故武帝即位之五年蕭宏洛口之役挾數十萬衆怯懦不前積歲軍資委頓殆盡（為魏元英所敗）次年韋叡鍾離之役元英單騎而入梁城諸軍遂北而至濊水一勝一負乃其常也自是以來凡二十有二年而後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其始也易於破竹其終也削髮逃歸亦其當也（二十二年之間為梁將者馬仙琕韋叡康絢張齊裴邃夏侯亶湛僧智為魏將者元英邢巒辛雲盧昶崔亮傅豎眼元琛楊延或爭懸瓠三關或爭朐山壽陽或爭武興黃陵互有勝負未嘗深入惟陳慶之入洛魏孝莊北走爾朱榮復何慶之逃歸）武帝殁於臺城止八年而梁轉為陳矣陳霸先因北齊蕭軌之寇建康也勇於一戰因以得國者由梁末骨肉分布境土日蹙其權易移也高祖文帝在位日淺誠無暇於北伐至宣帝時始謀伐齊（自梁敬帝禪至此才十八年）淮南之役吳明徹一勝由北齊高緯所用非人也（用皮景和怯將尉破胡下才）彭城之役明徹一敗由氣盈而不用忠言也（蕭摩訶）一勝一敗如奕棋然自劉裕關中桓溫灞上之外大略皆然然則何為而然哉蓋自開闢以来既無左衽盡為衣冠之事則

亦必無衣冠盡為左衽之理也中國之君不足以君中國則天以夷狄警之夷狄之主不足以主夷狄則天以中國正之爾

六朝兵

六朝掌兵之職（戳戰）

隋志歷叙漢魏至于梁陳百官之制大抵畧同雖梁武帝置戎狄之官百有餘號並施外國準于中夏亦因漢之四征魏之四安與夫四鎮四平渡遼陵江之舊也梁有衛尉掌宮門屯兵有左右衛率掌諸營兵有領軍驍騎等六將軍左右前後四將軍中郎將屯騎步騎等五校尉羽林虎賁等將軍皆分司殿中侍左右即漢之南北軍也吳之大將（呂蒙陸遜）晉宋之節度諸軍（王渾）或都督中外諸軍事（琅琊王裒王導賈充褚裒）亦猶漢之大將（韓信）太尉（周勃）大將軍（衛青）大司馬（吳漢）之類皆元帥之任也夫六朝皆在偏方而掌兵之職不減於二漢其名益後其實未必皆備者南北相夸率以為常也隋志又歷叙六朝蒐苗獮狩之制宜造類禡之典（蒐苗等制並見隋禮儀志）殆與成周盛時無異至於交攻迭鬬惟詐力是恃無復周官司馬法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元師之任晉用外戚（賈充褚裒）宋梁用親王（宋用義真等梁用蕭宏等）不若晉吳擇能而任之（周瑜謝元）所謂六朝教戰之法徒具其文亦未必如周瑜謝元能以少擊衆也

同前

諸葛孔明魯子敬與其君言無一不酧謝安石內舉其姪玄為將帥（安石）（內舉見謝勿度本傳）越明年乃有淝水之捷溫嶠陶侃郗鑒輩智勇兼之皆足以持顛扶危此皆非偶然者也自宋高祖倚佚劉穆之等櫝之才而文帝復振迅於王元謨大言之士梁陳之間如韋叡者獨不多得若陳慶之吳明徹輩回視一國東晉人才益劣矣不獨此也宋文帝驅六州民兵梁武帝用兵動數十萬其與符秦元魏籍民為兵也何異其回視周瑜之三萬謝元之八千又何如哉愈趨愈下此南北朝所以一於隋也

南北養兵

三國六朝北伐以乏糧而返者固不少（諸葛亮桓溫是也祖逖攻劉豹囊土以為米檀道濟取河南皆籌而量沙王鎮惡取給義租朱修之至食熏鼠）五胡元魏南寇以乏糧而遁者尚多有之（石勒魏[illegible]）

（輝元英是也劉闢攻黑陽以名叛取葉倉孟表守渦陽至胥亦葉）是故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illegible]或減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斂親王之給誠[illegible]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于梁陳皆收鬻酋賤物殊俾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戶之稅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嘗褊不復有如吳蜀晉宋行屯之策者矣至於元魏自永安以後征伐皆權調於民（或斷俸糴粟收鹽鐵以充軍）自分為東西北齊有都子使以收屯田之利後周有六柱國以給府兵之資於是宇文高氏兩虎交鬬如渭曲金墉之戰邙山玉壁之戰未嘗聞以兵食不足為憂者以有屯田府兵之制也然則周齊陳之混一于隋也雖皆由後裔之昏暴而其用兵養兵之備梁陳反不周齊若矣宋何承天安邊論所謂二科者和戰是也要在大田淮泗內實青徐庶幾一舉蕩夷無但遣軍報復也所謂四策者徙新附實內地築城邑簒軍課丁使也宋文帝且不能用其在梁陳蓋可知矣

隋兵

[illegible]之盛

天下盛強莫如秦隋興亡之易亦莫如秦隋者由以力而不以德也然而隋文混一南北躬行勤儉屯田亘長城之北社倉遍華夏之境古今戶口財賦兵民之盛未有不稱開皇者夫隋之天下即南北朝之天下也何昔衰而今驟盛耶攷之隋食貨志山東舊俗巧為避役詐為老稚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舉之科大功以下並令所籍人自為戶於是丁口倍進然後知其戶口之盛由搜狀剖裂而增之財賦之美由嚴刑峻罰以聚之而兵民之衆由點率丁中而為之也貽謀不善頹覆隨之兵民轉而為盜財貨適為盜貨矣嗟乎節用愛人本非二道隋文吝儉乃為驕侈之地者由志不在民故也

隋唐征遼

南北之未一也周齊自與北虜相敵及其既一也隋唐復與四夷為讎矣然煬帝太宗俱征遼東而廢興不同亦猶秦皇漢武俱伐匈奴乃有

存亡之異者何哉亦顧其所以為民者如何爾嘗因是而觀天地陰陽之運而知中國四夷盛衰之故帝王盛時夷狄雖處乎中國有封建以維繫之有教禮以染浹之如陰陽二氣之適中非溫然春和則凄然秋清也自秦以來封建壞而教化不行夷狄之與中國遂有內外之限中國盛則猶陽居大夏而為極暑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夷狄盛則猶陰居大冬而為極寒符秦元魏是也是故漢唐盛時皆有無夷狄之心不知降羌已在金城煎當已在三輔胡雛已在闕庭何異一陰萌於盛夏乎符秦元魏之盛也皆有無中國之心不知六朝正統未嘗一日不存而唐隴西公（名虎唐文祖）已在西魏六柱國之列何異一陽生於隆冬乎然則秦隋固可鑒而漢唐亦未可決也惟宋太祖之有天下也有慮夷狄之志而未嘗有無夷狄之心至於女真始也脩貢於建隆而終也犯蹕於靖康此又天地陰陽之一變也要知彼之擾中原也必不如元魏之久而此之復故圖也必不如六朝之遂不振也反變為常夷狄自夷狄中國自中國亦必有時焉爾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畢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漢唐兵

漢唐兵皆三變

漢初用都尉兵征伐後用京師兵又其後用州牧之兵唐府兵彍騎藩鎮

唐兵

唐兵志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府兵

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高祖舊名統軍）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舊名別將）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後更號曰弩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自天寶以後弩騎之法又稍廢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及祿山反能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送出事解乃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无握兵之重

方鎮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帥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天寶以前邊防之至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祿山反犯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慶緒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也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及昭宗奔岐梁兵圍之天下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

徙能貽禍而已其他大鎭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益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為方鎭矣

禁兵

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白渠旁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從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騎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清內亂皆賜名寶應軍後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邊兵弱則夷狄為患○藩兵弱則邊兵為患○推唐弊源只緣開邊

大唐則都督兵不得不多都督兵多則纔一弱不應不為患矣

唐初以軍鎭城守戍兵置都督於邊以制夷狄也以府兵番上於京師置十二衛所以制外兵也至於府兵壞而為彍騎彍騎以壞內兵既弱則邊兵為患祿山反以邊兵制變則吐蕃回紇乘間而入惟宋太祖深邊兵少而專征最為得策

府兵乃兵農之分

前輩論府兵皆以為兵農之合乃是兵農之分儒者但說先王寓兵於農先王何曾寓兵於農分田使之耕築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之則不可無以自衛来是明以求勝自符堅伐晉民皆盡發蘇綽入周欲休息其民遂令各募一項人為兵蠲除科繇不復他役國家既可長享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後来法變漸立至太宗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為兵兵亦不復為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復合人但見其寓兵於農遂以為先王之意非也（葉適）

府兵煩勞

周制三十服戎六十弛政歲率不過用民三日蓋役一人之齒給公事纔三月耳田家一夫征戍卒歲則四夫可以安坐老佚是謂羨卒惟社田與追胥竭作外此無擾也今府兵丁悉隸役而他役不免亦不足念乎政典教兵之法寡其表率相距五十步二表之間二百五十步爾若以步法立人殆不足以容六軍然則不盡會耶教之而不盡會何也六軍固近關也千里之畿僅為軍者六六軍之旅僅入閱者一教事若此其簡也今關中兵歲聚而教之毋乃駴日自弊乎（陳君舉）

府兵府數異同

按陸贄傳太宗列府八百而關中五百唐兵志凡天下大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又按杜牧原十六衛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三者之說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杜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有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但以中為率亦不止四十萬人則是下府為多也陸云關中五百乃其[illegible]道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倂所謂軍鎮守捉而統以府計耶（[illegible]）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於數之合耶

府兵發而後有養兵之費

當唐盛時天下户口八百餘萬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兵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既壞府兵已發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户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户然後能當之使唐常有五百萬户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況其户數有不及者耶王彥威言長慶户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户資一兵是其為不足也已居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所以和糴鹽鐵等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納靡所不至稍知體國者於是有減兵之說屯田之說卒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夫兵之法行縣官歲受八百畝之賦入皆不為兵費及府兵之法壞盡天下之户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深思太宗之初制哉

府兵役繁地遠所以難守

府兵之法惟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蓋已繁矣既耕又戰又番上又以隷他役而其置府又或絶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蓋已遠及朔方邊陲之地況其餘四百隷於他道者其隔遠如此既繁且遠所以難守也

唐太宗老猶好兵

太宗弱冠起義兵咄嗟間定四海命一偏將畧示計謀則擒頡利虜高昌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莫不郡縣其地衣冠其人狃於常勝之味一日不踞鞍馬則伎癢激烈思復逞其威神嗟夫太宗愧於三王者道不足以制氣耳

唐兵三變始末

（唐初十六衛左右衛上將軍總之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監門衛千牛衛並分為左右上將軍並參掌衛北衙兵高宗始制左右羽林軍元宗改曰左右龍武軍肅宗置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即百騎千騎萬騎即弓騎神策也）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兵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終耳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究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illegible]究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屯營飛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唐志云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是則北衙即漢之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新舊二史志皆大畧同）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見通典王制）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以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國（井田壞為并兼自晉惠受田始公入晉許卻乞陽田百萬不卿貧禁田七十萬趙簡子誓師亦曰克敵者任田十萬）故鄉遂變而為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凡要民貧者得賣永業即桑果木之田也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死者取之以授無田者見食貨志）而府兵變為弓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自睿宗守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隷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為侍官（周府兵時已軍卒為侍官）自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為弓騎也然則弓騎變為藩鎮者何如哉

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彍騎之為禁軍者又復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李輔國等）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剗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玩於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者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太宗時有事命將于朝事已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藩方無擁兵之變自元宗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已足以甚天寶之變古今大亂未有不生於大治之時者玩故也陽極陰生亦數也惟天子不可以言數）

唐南北衙（李揆托漢南北軍相制）

唐舊制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猶漢之南北軍也李輔國以宦者總北衙六軍又欲以北衙羽林騎士徼巡京師因得以侵南衙金吾之權也李揆托漢制以為言雖暫抑而不行及其終也唆點支壓之賊遂階甘露之禍皆宦者為之也嗚呼肅宗疑李郭輩而使李輔國典北衙兵德宗疑李晟輩而使竇文瑒盡領神策軍卒之李郭泊晟不亂法而亂法者輔國文瑒也自是宦者亂于上藩鎮亂于下而唐遂以亡何異支撐大廈不用巨材而用朽木欲無顛覆其可得乎是惑也非疑也

唐志與陸贄論府兵多寡不同（德宗初年）

唐志謂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陸贄謂諸府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唐志所言乃正觀十年之制也十二年內置左右七營飛騎又選北門百騎十三年天下州府增至三百五十八十四年以高昌為州縣唐地延袤萬里二十一年分敕勒諸部置六府七州二十三年奚契丹內屬置十四州意者天下內外所增之府皆以隸關中故關中獨居五百陸贄但約其末年大數而言之也

李泌議復府兵（德宗末年）

觀泌之言止謂高宗時府兵久戍不還武后時府兵為人所賤元宗時邊將利府所入而有役死者此府兵所以壞也泌乃欲於緣邊徧募戍卒俾耕荒田然後旋理以府兵之法雖畧行之竟不復就蓋泌之法乃

屯田法耳府兵之法自上而下可也屯田之法由外而內則不可矣況德宗末年宦者典兵於內方鎮交兵於外其何以行之哉

唐五代養兵始末

唐兵歷叙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蓄兵以府衛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濫而易以禄及開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兵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塩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稅間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兵民有常職故費約而兼足足則交相養口分世業為之本也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貧則交相賊由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制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營田以扞要衝（天下屯總一百九十一數）以助兵食元宗開元末天下屯田入穀幾二百萬斛憲宗元和中韓重華屯田于振武歲收粟二十萬石穆宗太和末畢誠營田邠寧歲收三十萬斛皆度支錢以數百萬計至于五代易置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惟見石晉括民穀周氏罷營田而隸營田之民于州縣遣使均天下之田稅而已然則兵民之分始於府兵之壞而極於屯田之俱廢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

此五季有犯吸者食塩之禁者悉有常刑皆為養兵故也

石晉失關南十縣

契丹自南來既度雁門之險自知其必勝者以中國有險固而不知有守也言猶在耳而復以關南十縣予之何晉氏之昏庸哉自恃厥後更漢周而逮于宋幾得而復失者屢矣天以險固畀夷而不畀夏抑非偶然者耶何夷狄恃此卒為中國患也

周世宗發言克己

湯武以仁義之師除天下之同害方至大坰已有慙德旋旌牧野首即散牛誠以兵凶器不可恃以毒民也周世宗食珍膳自言有愧於民惟當親冒矢石為之除害愚恐其害未除而民已困矣惟其有是言故為平燕捷秦鳳迎降奄有江北之地將復關南之疆不值彌留未有已時也兹其所以轉周而為宋歟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續集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縣縣區王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宋朝兵

太祖善於制兵

宋朝兵制凡禁兵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隷於軍頭皇城內守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隷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粮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五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結而用之謂之蕃漢兵此制兵之大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外足以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

亂此皆不足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之享祿祿享則各知自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遠也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不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豈不深遠哉宋朝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曰軍監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蓋亦以是加之察乎

宋朝藝祖用將

嘗謂曾鞏論如取董遵誨於仇讎姚內斌於俘虜是待之以誠而結其心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邊境以安雖彥升之婞勇繼業之自伐皆所不問是畧其小而求其大爾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餘年邊境賴之是久其任而責其成凡此固藝祖之術未足以見其術之微者藝祖於郭進李漢超也治第用銅瓦則隆之以恩賜屬郡錢十萬及地利使自養則富之以財待之如此宜皆極其爵位也然所居不過巡檢使而其名則小名既不足有為矣然皆使之得便宜從事而其勢則崇蓋不隆以恩不富以財不能以結其心不小其名則不能屬其進不崇其勢則不能重其威

宋朝三衙四衛

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而為三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衙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抗拂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横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

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宋朝三衙四廂等兵

三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四廂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步武騎步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四兵 宋鑑兵考六兵之目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二司隷焉處則衛京畿則戍邊二曰廂兵諸州隷焉專於服勞間亦更戍三曰役兵群有司隷焉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役其業以事專故處而不更四曰民兵令廣南土丁保丁土丁係稅戶上五丁抽二二十一歲注籍六十一歲入老保丁係稅戶上二抽一皆係終身終軍無更番之法今禁兵亦二十一歲招刺六十減少分七十放停皆無更番之法所以不如周之更番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 國家開寶初兵實籍總三十七萬而禁兵纔一十九萬至道六十六萬而禁兵纔三十五萬天禧九十一萬而禁兵纔四十三萬明道曆至一百一十六萬而禁兵纔六十六萬以今准昔亦可槩見本政書曰禁軍平時衣食縣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往往嬉遊驕惰而不可用而又一乎遭黥涅類不得與齊民齒終身執兵無休免之期故雖厚賞招募而應者益寡所在兵額闕而不補十常二三樞密院時時迫切州縣督以嚴科俾招塡闕額則有司苟免充數疲癃咸在而又害及平民動遭刼執

皆以抑勒爲情願上下相蒙苟逃憲綱故每當有府檄至則道路爲之騷行商旅爲之罷市比屋嗸嗸無所控告又遭黥涅者既非本心故雖就羈制尋即潰散朝以溢額而奏陳夕以逃亡申舉者有矣亡逃既衆則所在嘯聚惟事攻剽習以爲常而國家常慮生事亦每爲之屈法招撫許其首復自新依舊軍分安排雖有竄亡訖無刑罰祖宗軍政廢弛殆盡其間州縣往往招納亡卒使之詭冒身號爲認名字亦謂之捉換故凡在軍之人朝甲暮乙倏此忽彼雜有定居由是卒伍之間動爲自營之計凡有差出征戍稍涉重難率皆亡命逃竄緩則冒名急則爲冦有罪則傾赦

養兵之制

宋太祖有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爲百代之利而韓公琦亦曰養兵雖非古然利處不爲不深嗟夫田不井君兵與農異此苟道也而聖如太祖賢如韓公顧以爲利何也我知之矣善養兵者以兵養民不善養兵者以兵病民恩昔祖宗之制兵也斂強悍之民以爲兵賦淳良之民以[illegible]兵征伐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戍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天下之民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仰事俯育終其身相保聚雖日賦月斂有不暇恤曾謂不以爲利而反以爲病乎雖然是制也適古今行之可也而二三百年間之所以變易政令則曰養兵之害下之所以游談聚議則曰養兵之害言利者不一二而言害者已千百此獨何說也曰兵之利於民者非一端害於民者大槩有二爲兵冗一也兵驕二也

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貫言之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鬬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方平曰不可韓公琦曰可卒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刺之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爲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爲法既密而爲法

益酷鞭笞之苦不得免爲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轄兵怨而已

太宗兵制壞於童貫

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師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造朝入朝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塗負粮兩石不得雇代以遠其力。太祖常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內已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取太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負寨本藩鎮牙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并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宋朝之兵自童貫高球壞之而勤阻之法壞驕惰之習成出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攻城而叛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其亂今日之勢幾於此矣

宋朝兵精

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宋朝之初慶州姚內斌淮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晋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士人以減禁旅也

宋朝精兵

太宗真宗以來循建隆故事親閱歷旅武藝精絕有擲劍凌空續身承接妙捷若神者有挽強至二石五斗二十餘發而綽有餘力者有槊鐵槊十五斤舞於馬上往來如飛者有百人守關而契丹不敢窺其國者有劃移一帶地剗以一瓶水而西夏簡記其姓名以備後日之用者

開禧用兵不是處

有進攻唐州退坐棗陽勇兵方至三家河而夜遁以奔譙樊城者有鮮圍和州不聽以印制徑帶五千人退居采石夜聞行舟虛驚勇至而走太平州者不知此何以張吾軍又有率師儀真爲虜掩襲倉皇失措而無統者有進圍壽春退走安豐截斷浮橋首尾不應者失律如此何以整其旅律

丙寅用兵賞罰不當

丙寅褒賞冒濫鄭公莊之捷小將之用車以勝也主帥乃冒之而遷官四方山之捷總保之守山寨以勝也招使乃冒之而加秩平進關之幸以不敗守關者之力也而賞歸於安陸之別駕南河之奮死不顧忠義軍之力而捷奏於廣陽之守貳柘皐秦興之能保鄉井義勇民兵之鏖戰也而京口統制乃被不次之擢臨淮壽春之不顧矢石萬弩手之亡命以徇也而幕府與屬乃膺最上之賞以至鳳凰山之捷以王帥鏖而不問熨斗谷之捷而招撫怨而不上襄陽一萬八千之奏而及賞者才四百十人而半為宣幕之鄉親漢陽一千二百人之捷奏及賞纔二千人而半屬朝士之薦送合肥守城之奏不及其十分之一而覃溥之不平已見於沿淮之歌頌熨斗煩奏伏騎之奏不及其百分之一而有無之異報已聞於將貳之交爭以至宣招制帥之結罪劾同及不若檢詳詳房吏人一笑之為得監司州縣之外倚保奏及不若承旨司一言之嘗重臨戰未湔之膏血而為都司檢正吏會之金珠被傷未沒之瘡痍又復割而為兵籍賞功諸房令史之酒炙立功之地不在於戰闘而在於檢正廳擬畢之濃淡奏功之牘不出於都轄之官而出於左右司爲口之輕重惟是助偽之范仲壬敘官而得秩而伏節死義之秦司幹官乃無料祿以沾汴合事叛之王喜則鉞以帥閫而亡命先登之李好義乃貶黜於西江之戊副胡海之首斷於王福之手而費歸於班世與射楊之血濺於張敵萬之身而命出於趙師道是則賞不特歸於不戰之人而且及於從叛之人恩不特及於無功之士而反遺於守節之士陛下所謂不受爵賞以勸智勇果何智勇之謂勸耶（同上）

小人每輕啓兵端

熙寧之初不過變新法耳新法已變而兵興於熙河元豐小人不過撼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湟鄯蔡京始謀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而師童貫始謀亦不過望節鉞耳及其得位則納馬植於國以開邊隙王黼始謀又不過傾蔡京耳及其勢利相軋則欲復燕與以要功名蔡京欲固其寵則與嚴武之師王黼患失其位則贊求

樂之役章惇之於湟鄯蔡京之於青塘皆是誅也雖王安石亦開熈河之端况小人之不足道乎

宋朝掌兵管軍之職

宋朝用兵以仁故所遣之將亦皆不嗜殺人者如曹彬申嚴禁暴之令則賞王全斌稍肆侵掠則罰是也平蜀之役斌以節度使為都部署（見賞罰則為留後）彬以內客省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其平江南也彬以宣徽南院使為都部署（見賞則為樞密使）潘美以節度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北院使）所謂節度則遙領也（平蜀平江南皆在罷節度使兵權之後）所謂客省宣徽使則猶職名也所謂都部轄都監則猶漢唐大將督師有事則命事已則罷也至於節度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為正任者止與文臣分班而已內客省使引見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副為横行者皆為祇應官耳自通事舍人而下為閤職自諸司使至刺史為遙郡自諸司使副至內殿承制崇班為大使臣自供奉官至禁直借職奉職為小使臣皆以別秩祿而無與於掌兵惟殿前馬軍步軍都副指揮使三軍都虞候天武捧日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掌兵之職而又無符印故三衙雖統兵天下之兵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其見牟執必橫杖肅揖樞密雖總符印而兵則管于三衙四廂其有調發則必需天子之命三衙樞密於是乎盡屛五代餘習矣環衛官自金吾上將軍至于千牛諸衛將軍皆為宗室之職名又為武臣之贈典或為青降之散官故環衛官無復漢唐內變沿邊有守將（李漢超郭進等）皆內屬密院諸路有兵官（鈐轄都監之類）皆外屬帥臣於是乎內郡外郡無點將驕兵矣然澶淵之役禁衛發縮而不行靖康之變主帥倉皇而不至虜馬長驅中原曾無結草之衛天驛南駐張韓劉岳各擁大兵以抗強虜士氣稍振兵威方張復繼東晉之失盡易而為御前軍馬固無亘劉之僭亦無灞上關中之捷矣推原其故自太祖太宗削平諸國之後宿將論謝文臣典兵寇公澶淵之行韓范為西北捍禦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厥後王韶擅開邊隙李邦彦但守和議戰守俱無足言者習於用文而不用武故也

又 按陳止齋建隆編察龍圖之制舊典

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從容杯酒間盡罷侍衛指揮石守信殿前副點檢高懷德殿前都指揮王審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等軍職而授以節度之虛名其在外郡以節度而掌兵者猶近三十州（符彥卿在大名王景仁在秦州郭從義在徐州武行德在鄆州郭崇昭在真定李重進在揚州李洪義在京兆王彥超在鳳翔楊承信在壽春張永德在潁昌劉重進在邠州趙贊在盧州宋延渥在滑州孫行友在定州藥元福在興仁白重贊在涇州張鐸在河中王仁鎬在襄陽趙晁在孟州李萬金在延安李廷璋在晉州袁彥在陝州李筠在龍德府陳思讓在滄州馮繼業在靈州折德扆在府州李彝興在夏州）皆非他節鎮之比而以節鉞當軍者不與焉自唐末五季各擁重兵不純臣京師乾德中有因遷從而代者（趙贊徙延安以馮瓚知廬州）有因致仕而代者（[illegible]義致仕以[illegible]河中）有因卒而代者（王景卒以劉熙古知鳳翔）有以他職遣領者（張光翰以永清節度管軍即以劉熙古知貝州）於是天下節度皆為守臣矣雖然守將之控于西北者如李漢超郭進輩凡十四人類多久任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武朝廷無西北之虞（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普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內郡守倅兼治一州民兵轉運使兼總一路財賦其稅賦榷酤商稅茶鹽（坑冶）山澤之利各以分數隸給州郡及係省房廊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者盡歸本州有軍資庫財經費有公使庫備知通泛用聽逐州置軍營招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四五百人）是時雖罷方鎮而守倅猶得分兵財之權備非常也自熙寧初王安石建言與其財利資守臣孰若收之公上於是盡括四方地利罷州府禁軍招填會逐路關額券食衣俸上供京師自為朝廷封當（免役錢坊場河渡沒官之產召人買撲斷回以助常平設青苗市易盡歸常平司其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州郡只有公使庫限二百千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才有此息房園祠廟之利守臣寡東蔓有奏陳）其免役等錢則歸之常平司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於是乎守臣無利權矣安石又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副專領西北今七十九將東南止十三將於是乎守臣無兵權矣內外守臣既無兵權又無利權此靖康之變所以無勤王者也間或有之亦市井小人易合而易散者也是烏得歸咎於國初懲艾藩鎮之過歎嗟乎國朝一路財賦猶總為轉運使至熙豐則分為提舉常

平茶鹽市舶坑冶渡江以來又有四總所則州郡之財益可知矣熙寧立制猶有一路團結之兵今之缺而不補者十且三四州郡之兵又可知矣獨不監靖康覆轍乎（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乃廂軍團併為額者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乃教閱之兵隷之將下者元豐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兵雖遍天下而虛籍率十三四其間老弱又半之或有弄兵潢池者已不足以操之況望其當大敵乎）

宋朝養兵之制

井田既廢自漢迄唐皆收屯田之利宋朝官有屯田郎不聞屯田之效守倅以營田係銜不著營田之績何耶五季易置皆以兵也養兵如養驕子袍而哺之猶慮弗食怒之何使之田而食耶律以階級亦已善矣始以民田終以兵田使之知有倉廩之積室家之奉賤其利而忘其勞顧何有不足之意太祖規模遠大慮不及此又何耶按建隆締太祖以諸郡本城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之習南北風土之異未必不為屯田地也特神機深祕未即發露耳（自慶曆嘉祐別部各置禁軍於景巖差出宣設之令自熙豐排城作總置備禪由是在京營旅無就糧者而廂軍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又嘗觀之太祖語左右曰吾將西遷洛雍者無他欲据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不然不出百年民力困矣蓋國初自石晉失關南十縣而太原與北虜合從大梁京都外無藩籬之限所藉重兵以為衛厚賦以養兵年月積歲累既無屯田以養兵又不遷都以省兵民安得而不困哉是故太祖懲創五季征榷茶鹽酒酤之禁止能寬之而不能盡去之蓋凡以養兵故也未幾以朝臣監諸州稅以刺史為解州榷鹽制置使以歲之餘用別貯為封樁庫收典賣田宅印稅錢增河東幽州礬禁置揚州建康茶引榷嶺南鹽鈎晉州錢為係省無得妄費比校諸州征榷等錢不得欺隱（負朝臣監稅上不得職隱事並係太祖特）凡以為民亦為養兵故也（太祖又合蔡閔二水貫京師達壽春以通淮泗舟楫後五丈渠自都城東郭以通東方之漕亦為養兵也）於是國初之兵十五萬真宗時內外兵幾百萬（實九十一萬）仁宗寶元以後募兵益廣迄于至和兵蓋一百二十六萬矣（以上並見至和二年）神宗即位張方平上疏曰京師砥平衝會之地國依兵而立兵待食而聚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慶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壯城譜之廂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糧

天下安得不困考方平之言遂符太祖之先見使平生於崇觀間則目之所覩又如何也嗚呼太祖規模遠過漢高祖而群臣無奉春之策豈天數當有靖康之變耶（秦漢用度耗於用兵國朝財賦困於養兵曾南豐云宋興當雍熙之間強胡憂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費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外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易然者知兵農兼務哉天下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唐鄧得田可治者二千二萬頃欲收耕屯之業變其初用而天子銳意向之而任事者破壞其法故功不立）

屯田養兵之策

宋朝財賦困於養兵已見職官戶部六院四轄諸監司并右方養兵說今日之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荊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為邊郡湖廣閩浙崎嶇山谷間皆為內郡非兵無以為守也今日養兵所糴者田稅之入征榷之利皆已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內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地狹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為屯田地乎祖逖積穀雍丘吳主屯田尋陽荀羨之東陽（晉穆帝時）陳虔之之義陽劉義欣（宋人）豆崇祖（齊人）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祐之襄陽都賓（淮楚）薛虎子（元魏）之徐州以圖拔之皆在漢南淮右惟雍丘在曹滑之間壽春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邊郡也中興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開邊隙從邊之民佔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也今也或戰或和犬羊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寅北伐流轉者衆何佔佃之可戀來流轉之初逐而以安集為名當蚌鷸之相持而以防捍為說及是時也行屯田之策省養兵之太費當今之急務也就高為堡以固民心韓重華之法可行也外為游兵以護田作趙充國（發騎就草為田者齊兵）祖逖（四三軍屯以禦其外）之策可用者計夫給畝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為三等當如唐之軍府屯因水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當如鄧艾之導濟河杜預之激滍淯劉義欣之疏芍陂可也國家閒暇此舅擾攘不及是時少為根本地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朘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暇為恢復計哉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縣丞管韶校正

○財用門

周財用

周官理其財之所出

或問周禮其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用者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吏滲漏乾役或有容奸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之而府庫空虛既窘於用則不免虐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內府

在內又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又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又以每歲所入而攷其所出職歲職出又以每歲所出而鉤其所入出入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攷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適於用征歛常不至於匱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匱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大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司次舍幄帟服裘之用捨奄寺嬪御掃洒使令之損益皆得以自總而身計之而不惟上之自便以滋國費困民力嗚呼茲成周之所以盛耶由此觀之冢宰制國用非理財之謂也均節財用之謂也亦明矣（非理其入理其出也○辯孫云）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大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漢丞相以出入財穀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大農禁錢屬少府入會計屬司徒郎（此尚可類）稟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奈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大農之平準為中準列於內而取少府之尚藥大官御者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同上云）

周漢唐財用

周漢唐內外財

周時冢宰制國用凡玩好匪頒皆得以制之是內外之財相通也漢興山海地澤之稅歸少府以供天子私用公賦之入歸大司農以供國家經費內外不相關若非周制矣然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若於經費之外別立少府專為天子私奉養而不歸於大農大農用有常費亦是美意故人主節儉緩急之際又可以出私帑濟公用若光武禁錢悉歸大農是不知此又使後世有鴻都之事惟唐之人君幹經費之物盡為私藏則意大失矣

漢財用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今歸大農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漢初縣官未摧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領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摧之而向時山海之稅歸少府者至是入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合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勞賜一出少府歸大司農少府自不相關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司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餘乃始出水衡錢私藏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其得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慾賞賜節約都內錢四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大農內藏皆有餘蓄則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之大農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頓使一切取辦於宮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亡聊而有內庫之私也然則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公用要不失為美之意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　武帝不開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唐仲友）

郡國財賦

漢置司農少卿雖承秦祖秦人盡歛天下財賦至於負海之粟以歸京師賈生所謂千八百國與以自養者是也至漢大封九國分侯功臣止以十五郡屬京師而又列侯公王食邑其中近於周家獨取畿內之賦是時郡國自有司農少卿錢所以吳王鑄山煮海者自擬王者百姓更賦皆貸勿收梁孝王府庫藏金玉多於京師正為此也是時賈誼鼂錯諸公皆以是為憂故武帝設鹽鐵官盡籠天下之利筭緡錢商車

大率皆是籠絡郡國財賦尊顯卜式以風諸侯令助邊云

秦財所自出

治財之術亦養其財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猶為知本末至如後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織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於官也而復其調則上宜之用貿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則所入者宜不足以償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強而漢有紅腐之積彼獨何術也彼誠知夫財之所自出者不可不養則其所以予民者乃其所以取民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慾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興而邊民困賦役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斡鹽鐵筭商告緡也而商民困自其責爵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illegible]緡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罰酎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民之[illegible]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畜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稅之入而上不勝用矣（陳季雅）

唐財用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

唐初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元宗時王鉷始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卒肅宗時第五琦請以左藏財賦盡歸之大盈庫供天子賜給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皆人主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時復取大盈陸贄常極諫之故方屬意聚斂韋皐有日進李兼有月進劉贊有羨餘之貢又有代易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嚴綬始一以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營私財憲宗即位盡罷進奉似矣未幾劉闢李琦既平貲藏皆入內庫于頔皇甫鎛為刻剝於是有助軍賞之名後武宗懲前弊以戶部度支鹽鐵及諸道進奉並輸延資庫以宰相領之又不是

唐財賦倚東南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曆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率戶不過歲取十千而止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林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當時戶數減耗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蓋至是而求其及於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于咸通又加甚焉故陸龜蒙言元和中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賦已重殆今盈六十年賦又數倍於前後蒙此言乃發於咸通也故元和視大曆建中而重咸通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特唐末年而後盛哉然大曆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揜矣

宋朝財用

會計録

唐李吉甫始部録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朝丁謂著景德會計録田況著皇祐會計録蔡襄著治平會計録蘇轍著元祐會計録皆所以總括邦計量入為出（熙寧亦有是録）。德宗時三百八十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是四戶而一兵）蘇轍取元豐八年之會計之實而別其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若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其收支叙云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兩使留後一人今後八人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百六十五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承節郎一百三十七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其餘諸司使副供奉侍禁三省之吏莫不數倍之於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省神宗裁減宗室之恩今微為之節使見任者無損方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

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慶曆之入二千八百餘萬出二千七百餘萬治平入二千三百六十餘萬出二千三百二十餘萬熙寧入三千餘萬出二千五百餘萬然其入之所以常多於出者先為之計爾夫計入以為出則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為入則吾入也常不給盖知所計則不輕用之用之則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比其數以較出入孰為經用孰為私予孰為起支孰為定例孰為有餘孰為不足

精會計

財莫先於節亦莫先為會宋朝初建版部則布左計右計總計等使之目其後三司置使度支為其一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夫度支之設職在諸曹一郎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則其意可見歟自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户口之籍輿地之圖謂度之多寡賦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數莫不備矣自三司使之罷理財既已無術而渡江以來輿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營營支撐僅紓目前以至于今推原其弊皆起於理之而紀其綱

今日費用

紹興中鄭湜劄子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其後月增歲貢及熙豐間言判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六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嘗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祿兵廩所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和末崇後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過八十萬比年安靖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間月支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陳襄論神宗歲入緡錢約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餘萬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

財耗於兵官

今日生財之道多矣惟是節省不得其術以今天下較財用於漢唐所入十倍於漢五倍於唐唐人摧鹽劉晏時每年得六百餘萬李巽最多

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萬（說此一段說熙豐多於唐紹興又苦下云云）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萬有奇校之熙豐以後所入倍再今姑置勿置紹興初年令所入已數倍矣紹興初養兵僅百萬今中外纔四十萬爾比来弊直合於餉軍理會左藏支養兵居十之七又未嘗養得兵說者只云合太老弱去詭名殊號不知軍中不可無老練之人弱有二說病弱者則強壯者自不與為伍幼弱則他日復成將詭名未易檢校劉樞密云得一賢相自無許多般事始末只合於餉事上說外則斬借名器如紹興初使相未嘗除人節鉞惟四大將今使相二十餘人節鉞數百輩人月費數千緡又宮觀無撙節安得不匱之（錢云禮）

今日財有陽耗陰耗

建理財之議而有取於生財者今日之敝說也建理財之議有取於節財者亦今日之敝說也今生財之術視前古為詳矣穀則有租絹則有續潤則有摧茶鹽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樓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以此生財而財不豐則生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節財之說視前古為盡矣力役不興征伐不舉與予賑頒初無濫賞而又借士祿之主角停樞密院之犒設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節者今盡為之矣以此節財而財不豐則節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慮夫無財慮夫所以陷沒之者不可以類舉而又以陰耗之者為前日之事今日之鑒也高宗皇帝在紹興間嘗以六事詢執政而當時宰臣之職品浩頒謂宣和（徽宗）全盛之時月支九十五萬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則紹興之月費加多於宣和一歲共用一千三百餘萬又謂攉貨所入東南鹽歲若千萬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

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庫其實貯蓄積以待非賞之用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之則出以助之諸路財用乏則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貯之封樁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足絹募一胡人首用絹二百萬足北虜盡矣太宗改名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是

焉太宗初實內帑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邇吾必取之至所不免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真宗謂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但外廷不知耳仁宗明道二年出內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于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當時常出錢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哲宗時嘗因冬大寒出錢十萬緡散與窮民

祖宗時利權不分

祖宗時戶部之職實為三司其餘司則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渠之屬凡天下之事權鎖之太平貨財之入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帳籍量其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己而不為他司所牽制內而諸司外而轉運如心腹之運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則財無不羨此之謂利權不分自三司之胄案為軍器監而繕修械杖之具戶部不得預曰鄰作院屬於諸道憲司曰水部屬於冬官曰磨勘司屬於都部而並屬於刑曹鈎考檢校戶部莫得而知之利權於此分矣故他司以辦事為効而不顧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職守拘牽而實用無藝國用安得不匱乎

內外財計不一

今中都有戶部有修內司有內庫有一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椎軍資當合自治餘皆屬戶部可也今他司財計所在戶部不得其出入及漏卮無當何所致詰耶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治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椎激賞不當他屬餘皆宜屬轉運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財之道可一言而盡矣

祥符天禧出入之數

國初以來財用所入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所出亦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至道中榷酒稅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貫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末鹽課錢七十二萬貫天禧末至

一百六十三萬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三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萬貫景德以來祀郊費七百餘萬祀汾陰上寶璽不與焉至道末所出不過一千餘萬貫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萬貫設者不預焉

今日總司之財

古之掌財者二今之掌財者三（內帑也外帑也）此自古以來則然也而中興之後則於二者之外而有總司之財焉此不可不講也中興以來駐蹕吳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始粮餉贍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主將取之總司總司各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而總領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也自收諸師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號為外司農其權重也官分四總領其職專也兩淮之職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時之制焉爾而其大意則欲便於粮餉也大抵國家用度多靡於兵四蜀湖廣江淮之賦類總司其供京師者惟仰閩浙而已近年以來嘗命官以致總司之財矣又嘗欲合總司之財以歸戶部矣合之則緩急無所備不合則事權無所總其說紛紛至于今未定愚切以為合之非也不合亦非也盍亦求中興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初年總領財賦本之戶部兵式職固在外也而其權未始不歸於內也權既於內則可以制其虛盈職分於外則可以備其緩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

四總所掌錢粮

鎮江諸軍錢粮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粮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南諸軍錢粮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粮四川總領掌之

紹興歲入之數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

茶鹽酒筭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係年錄紹興二十七年）

嘉定歲入之數

當今歲入之數為緡錢三千五百餘萬而歸于版曹者盖一千九百餘萬歸於淮東之總所者二百六萬歸于淮西總所者三百七十八萬歸于湖廣者五百七萬歸于四川者五百三十八萬（嘉定十年廷對）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